

新安畫派論壇

經典回顧
現代思考

8

主 管：中共合肥市委宣傳部

主 辦：合肥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合肥市書畫院

于程邃的兩個論題

識中國畫的寫生概念方法與西畫的區別

3、石濤的家國之痛與藝術思想

4、漸江與蕭雲從關係考

5、一代名家張建中

6、“關於當下書壇思考”學術研討會

郭 因

邵大箴

周覺鈞

陳明哲

裴家同

中國文藝出版社

新安画派论坛

2014 08 第八期

学术策划：安徽省徽学学会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主管：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

主办：合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合肥市书画院

编辑委员会主任：林存安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序）

卞利 王佛生 王守志 王永敬

王亚洲 王浩 江胜 邵鑫

刘廷龙 刘晓明 刘继潮 李剑锋

李士杰 陈祥明 陈飏 张松

张煜 张强 张瑶琪 吴雪

郑天伦 欧新中 杨国新 林存安

胡守祝 周爱洋 周彬 赵明录

胡中生 郭因 洪远平 凌徽涛

钱念孙 高惠 陶媛 黄时平

鲁胜宝 童乃寿 董汪权 傅爱国

裴家同 鲍加 鲍义来 潘天凤

主编：陈飏

副主编：刘晓明 周爱洋

执行主编：凌徽涛

执行副主编：黄时平 郑天伦

编辑部主任：张强

责任编辑：潘天凤 朱玉龙

数码数字统筹：洪立新

联系地址：合肥市阜阳路15号7层

合肥市书画院

邮编：230001

电话：0551-62637771

传真：0551-62637772

联系人：黄时平 朱玉龙

QQ：1373124859

投稿邮箱：1373124859@qq.com

linghuitao19541954@163.com

网络点击：卓克艺术网

中国新安艺术网

封面题字：林存安

封底篆刻：郭刚举



石涛像

图书在版编目

新安画派论坛·第八期 中国文艺出版社，2014.8

ISBN978-988-19825-0-6

I.新… II.凌…吴… III.书画·理论—作品集—中国—当代
IV.YIS0822834A

主编：凌徽涛

编审：吴耀军

责任编辑：尚平

牟卫东

出版发行：中国文艺出版社

香港湾仔骆克道300-306号侨阜商业大厦13楼B座

510245 广州江南大道中229号新安大厦1508

020-84493815 631954638@qq.com

E-mail:zgwybcs@sina.cn

开本：889x1194mm 1/16

印张：15.5

版次：201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3000本

书号：ISBN 978-988-19825-0-6

定价：38.0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新安畫派論壇

2014年8月
第八期

【目录 CONTENT】

【新安论坛】

- 关于程邃的两个论题·····郭 因 005
- 石涛的家国之痛与艺术思想（一）·····周觉钧 008
- 查士标家世考·····任军伟 021
- 新安画派重要传承者——江注·····张国标 026
- 浙江与萧云从的关系考·····陈明哲 028
- 萧云从太白楼壁画研究·····沙 鸥 036
- 李流芳编年纪事表（下）·····鲁胜宝 043
- 逸格存流 脉正源清——撮倪瓒、萧云从、浙江、梅清逸画之纵论漫谈·····张为民 059
- 香港《大公报》与新安黄宾虹·····江志伟 066

【面对面】

- “关于当下书坛思考”学术研讨会·····朱玉龙 072

【名家追忆】

- 版画之发展及其将来·····赖少其 085
- 一代名家张建中·····裴家同 087
- 胸有丘壑 写意黄山——张建中《巍巍黄山》长卷读后·····周 彬 091
- 拼将笔墨铸徽魂——怀念张建中老师·····董曙光 094
- 童乃寿：胸藏丘壑品德高·····周玉冰 096

【名家观点】

- 认识中国画的写生概念方法与西画的区别·····邵大箴 099

【美术论坛】

- 汪后来画艺综论——兼论“新安画派”对岭南绘画的影响·····朱万章 103
- 论艺术价值等同化的差异性——中国绘画的价值定位·····廖 新 122
- 始知丹青笔 能夺造化功——论宋代画家李公麟及其艺术·····张继平 127

【新安轶事】

海派四名家的合肥缘 ·····余同友 133

耕入六腑的几锭墨香 ·····苟 洞 135

石涛与西溪南 ·····吴军航 138

【品读名家】

新安画派贺泽海先生画外之学养 ·····祖鹏飞 151

【徽州文化生态学】

从朱为弼不当“蝗虫”说起——徽州廉政文化初识 ·····方利山 方 筠 155

“徽派”图形艺术文化特征略论 ·····傅爱国 161

徽州祖容像的审美特色 ·····方 静 168

歙县吴旭绘黄宗羲画像及相关作品考述 ·····董 建 174

徽州彩绘壁画首次研究及其重要价值 ·····胡晓耕 178

【书道论坛】

试谈邓石如对安徽当代书坛之影响 ·····桂 雍 189

邓石如于六朝楷书之开创性取法及其意义 ·····陈 智 192

北凉《千佛名经卷》的内涵和价值 ·····张飞莺 197

幸有艰难能炼骨 依然白发老书生 ·····王 俊 211

乌有之乡亡是公——马垌楹联草拟 ·····洪少锋 217

【篆刻新人】

丹心如石 ·····蒋一鹏 221

【文房档案】

写书法，你选对宣纸了吗？ ·····朱玉龙 224

中国画颜色研究 ·····于非闇 227

【新安作品】

新安畫派論壇

新安论坛

关于程邃的两个论题

郭 因

关于程邃，我想就两个论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 关于程邃的遗民情结

程邃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卒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另一说，他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无论依从哪一种说法来算账，程邃一生在明、清两代都是各约生活了一半的岁月。说他是明代人，说他是清代人，说他是清代的明遗民，似乎都是可以的。准确的说法应是明末清初人。

他是否有遗民情结呢？可以说有。证据是康熙十八年（1679），清朝的地方官推荐他去清廷担任“博学鸿词”这样的文化官员，他拒绝了。有人说他“重气节”，这重气节就可理解为不愿为清廷效劳。但是，在他的传文中却很难找到他眷恋明王朝的明确表示，只有他向往隐逸生活的一些诗句，或可理解为遗民情结的一种曲折表现。

其实，在家国一体的家天下的君主社会，新旧王朝更迭后，曾经生活于前朝的人，有无遗民情结是不必看得太重要的。满族、汉族、蒙古族等等，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汉族人建立了王朝，统治了满族等其他民族；满族人或蒙古族人建立了王朝，统治了汉族等民族，作为民族对民族，都不必计较。而作为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人民，要计较的应该是哪一个王朝压迫轻一点，剥削少一点，人民的日子好过一点。清兵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滥杀无辜，以及后来的捕风捉影，大兴文字狱，等等。那是只要是中国人，甚至只要是人，都是理该坚决反对的，但是，汉族人之间发生这样那样的战争时，滥杀无辜，或者汉族人建立的王朝施行暴政，难道汉族人民只因统治者和自己是同一个民族就该不去反对吗？应该认为，如果在前一朝代，人民的日子更不好过，在后一朝代，人民的日子反而好过一些，那实在不必有什么遗民情结，而如果是在前一朝代，人民的日子还好过一些，在后一朝代，人民的日子更难过了，那就禁止不了人民尝苦思甜的，也该尝苦思甜。

程邃如果仅是以汉族人的身份去不满于满族人的王朝，那似乎不必。如果是由于清兵的暴行和清廷的暴政而不满清廷统治，并想念在他回忆中对人民要好一点的明王朝，那倒是完全应该的。

我的这种观点，对类似的个案，似可普适。

第二 关于程邃的文艺成就

君主社会的士大夫们，无论在朝在野，大都喜欢写写文章，做做诗，弄弄字画，以及刻章、下棋等等，那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作品往往是他们综合素质的一种自然流露，是生命的一种体现。不像现在有些

人搞这些东西只是想成名成家，进个什么协会，任个什么职务，捞点什么油水，而实际上并非对这些东西真有兴趣，更不是把这些东西看作生命的一种体现，因此也就谈不到作品是综合素质的自然流露了。

程邃的艺术成就，首先就决定于他的包括禀赋、人品、文化素养等等在内的综合素质。

他的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排不上什么名次，占不到什么席位。他的篆刻在中国篆刻史上是后期徽派也即歙派的首席代表，无疑地要占一个像样的位置。他的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列为天都十子之一，却在新安四家之外。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谈金石书画的人，大都知道程邃这个名字，但如黄宾虹所说，“徧稽载籍”，都“语焉不详”。

他的声名渐隆，首先是由于黄宾虹这位同乡后辈的发掘、研究与宣传。

1943年，黄宾虹在《中和》杂志第4卷第3期上，发表了《垢道人佚事》，同卷第4期又发表了他所辑编的《垢道人遗著》。从这里，我们才可较系统地了解一些前人对于程邃的高评，如：有人说，他“以文章鸣于大江以南”，他“能诗画，善书法，工篆刻”，“篆法甲天下”等等。有人还说他“诗字文章，头头第一”。从黄宾虹整理的资料中也可知道，程邃的师友中有不少名流，如黄道周、陈继儒、龚贤、查士标、万寿祺、魏禧、周亮工、朱彝尊、施闰章、方以智、李渔、八大山人、笥重光、赵吉士等等。

具体地说：

他的诗作中，有我比较喜欢的一些警句，如反对战争的“无处不战伐，何处是乾坤？造物巧难测，无家恨独存”；歌颂平民之幸福的“鸡犬皆恬寿，龙鸾笑独劳”；题画赞美自然风光的“漠漠湿衣松下雨，潺潺到耳竹边溪”；题画赞美寻常景物的“虚阁临流，亭亭生风，何必滕王，何必醉翁，以此情外，写我怀中”；题画赞赏隐逸之趣的“万壑起风声，群狮吼山色，中有忘世人，结屋松根下”。如此等等。在我看来，他的诗，大都有点疙疙瘩瘩，缺点灵气和才气，不能算上乘之作。姜西溟说他的诗“光怪益出，似与书争奇”，以“光怪”这个词来说他的诗，很难看成是赞美。有人说他的诗文“幽涩奥折”，这实际上也就等于我说的“疙疙瘩瘩”，同样很难说是赞美。不过他的这种疙疙瘩瘩，这种“光怪”，这种幽涩奥折，很可能和他的现实处境、和他的遗民情结有密切关系。

他的篆刻，有人说他“于仓沮制作，三代遗文，漆书竹简，钟鼎彝敦鬲甗盂壶爵斝豆匜盘孟之铭，石鼓籀文，秦汉砖瓦碑碣，靡不研究，而融会于印”；说他所作印，“不专用缪篆，纯以古茂胜，一洗文，何积习。”有人说他刻印“朱胜于白，仿秦诸制，苍润渊秀，虽修能（朱简）龙泓（浙派的丁敬）完白（邓石如）皆不及，余子无论矣。”有人说他的篆刻“萧森老苍，超然有异”。甚至联系到他“眉宇深古”的长相，说他是“异人”。这些称赞，看来都是由衷之言，并非客套。他得以成为中国篆刻史上一个流派的领军人物，“其所篆刻，人争购之，或守之历年不可得”，实在并非炒作出来的。

而他备受当时及此后文化人称赞的，还是他的画。有人说，“画有儒者气，有节义气，有名士气，有仙佛气，有诗人气，有狂士气，有隐者气，有词人气，有孤僻气，有寒酸气，有猛鸷气，有美人气，各有妙境”，还有“虽亦为人所喜，然为高品所不录”的“台阁气，袍笏气、金玉气”等等。而程邃的画是独有一种基于他篆刻的高度成就的“金石气”。程邃的这种画，有的是纯用浓墨勾勒而成，并无“皴擦烘染”而“纯乎金石气”。有的是“篆籀隶分，苍然溢于腕下”而显示出一种“人少解者”的“古质之气”，有的是“微用赭墨，蹊径迥

异，令人顿生朴茂之气”。有的是“纯用焦墨，峦头圆厚，巨石苍浑，古树沉郁”。有人说他的画有如黄子久那样“颐指气使，无不如意”。有人说他不仅善于以草篆入印，也善于以草篆入画。有人说他画作的风格有如张璪“润含春泽，干裂秋风”。如此等等。他的画作，大都尺幅不大，但也偶作大画。据说，有一大幅山水画，“上无峰峦，巨岩开合，已居纸之十分之七，中分一水，汹涌而下，澎湃有声，矮垣低树，围拱其下，只有纸之三分地位，更觉岩石气象宏阔。通幅望之，如云涛布满，真奇景也。”有人认为，从程邃的画作可以看出他人品之高，诗文成就之大，完全能“与金石同贞”。有人则认为程邃的画和其诗词篆刻一样，“皆戛戛独造”，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胸怀结曲，不减少陵”，意思是程邃的作品之所以具有一种难得的创造性，就因为他和杜甫一样，有一种由于忧国忧民而产生的抑郁的心情、纠结的心情。

上面所叙基本上都是程邃同时代人对他的种种评价。此后，人们对于程邃画作的评论，大体不出前人所说的这些范围。

对于程邃的论画见解，前人较少论及。其实他发表于其观画感言与题画跋文中的论画见解还是很有一些的。从这些跋文中可以看出，他对绘画艺术有成就的前人是普遍尊重的，他师法古人，也是不专一家的。他曾“纵观前人墨宝于则之盟兄斋中，”他曾临摹关仝的《溪山无尽图》、黄子久的《富春山图》，他还曾临摹南宗与北苑诸名家的画册。他曾称赞赵大年的画作“天真秀逸”，李唐的画作“极其古雅”，范宽的画作“最多奇致”，唐寅学李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确特爱王蒙的画作，曾说王蒙的画法“纯用荒拙，以追太古，粗乱错综，若有不可解者”。他也盛赞徽州同乡画家的艺术造诣，说浙江是“吾乡画学正脉，以文心开辟，”可称“独步”。赞程正揆的笔墨“超乎寻常，真得画中三昧”。他对画作的基本评价标准似乎和前人有一致之处，但也有他的独到之处。他，第一重人品，如说范宽“人品既高，笔墨乃其余事”。第二，认为画作的境界与画家的身世有关，如说，倪云林的作品“一片荒凉，人不可及，以有公之身世耳。”第三，认为画作的好坏与高低和作画的环境有一定关系，如果“日处庸俗儿肘腋间，沾其汗气，宁有超脱胜妙之理。”第四，主张学习古人应“神遇”，即体会其精神实质，学习其精神实质，而不必拘泥于一点一划。第五，作画应有“生趣”，如赞唐子善“绘事多生趣。”第六，认为作画重在抒情，重在抒写自己的怀抱，而不必刻意于讲究技巧。也不必跟别人比什么高低。如他曾说自己作画是因“性好丘壑，故镌刻之暇，随意挥之，以泄胸中意态，非敢云能事者也。识者谅之，我岂较胜负。”

综观程邃，似可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第一，他诗文书画篆刻都有成就，篆刻成就最大，而绘画艺术的影响最为深远。

第二，他的绘画，构图比较别致，笔墨技法有自己的创造。他在明清之际的徽州画家群中，是天都十子中的佼佼者，在新安四家之外的新安画家中是一个可与戴本孝、郑旼并列而居先的画家，其影响甚至超过新安四家中的孙逸。

第三，他值得后人学习的，主要是他的很有个性、很有特色的创新精神，而不在于其具体的构图和笔墨。

所见如此，欢迎讨论，敬请批评。

（本文作者系著名美术评论家，著有专著《中国绘画美学史稿》、《中国古典绘画美学中的形神论》、《山水美与绘画》。1992年被国务院定为“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家特殊津贴。

石涛的家国之痛与艺术思想（一）

周觉钧

第一节 在宣城期间的书画创作

丁巳夏日，石门钟玉行先生枉顾敬亭广教寺，言及先严做令贵邑时事，哀激成诗，兼志感谢，录正，不胜惶悚。

板荡无全宇，沧桑无安澜。
嗟予生不辰，韶齿遭险难。
巢破卵亦陨，兄弟宁忠完。
百死偶未绝，披缁出尘寰。
既失故乡路，兼昧严父颜。
南望伤梦魂，怛焉抱辛酸。
故人出石门，高谊同丘山。
竭来敬亭下，邂逅兴长叹。
抚怀念旧尹，指陈同面看。
宿昔称通家，两亲及交欢。
须眉数如写，骨气光采寒。
翻然发愚蒙，感激催心肝。
识父自兹始，追相遥有端。
便欲寻遗迹，从君石门还。
一为风木吟，白日凄漫漫。

——清湘苦瓜和尚昭亭之双幢下。

这是石涛记述他家父的一首诗，作于康熙十六年夏天。这时他已过而立之年，嗟叹自己苦难的身世，倍加思念他的父亲。“百死偶未绝”道出他出家为僧，亡家不得归，连父亲的相貌也记不清楚，悲痛万分、伤心欲绝的心情。

石门钟玉行先生不知是什么人，言及先严做令贵邑时^[01]，是否曾任石门县令无法查证。据美国乔迅编著的《石涛生平年表》载文：1677年夏天，浙江钟郎^[02]造访宣城广教寺，称其父为石涛父亲在明末任县令时的旧交。根据石涛坎坷的生活阅历推测：他对父亲的身份产生怀疑，不相信生父朱亨嘉曾任此职。

笔者认为：钟郎不一定就是钟玉行先生。因为钟郎的进士地位，作为在朝廷任职的高级官员，为何会枉顾广教寺，与石涛相识，甚至与石涛还有通家之亲与高谊，实在蹊跷。

石涛父亲朱亨嘉称明监国，被明巡抚瞿式耜擒送福州，遂为明唐王所杀。石涛被托于内宫，始得存活。明

[01] 石涛先严朱亨嘉为明楚藩最后一位靖江王。

[02] 顺治十六年进士。

亡后，石涛与年长的仆臣喝涛两人逃至武昌，同时剃发为僧，以师兄师弟相称。及至石涛长大成人，喝涛将石涛所遭的险难一一告知，同时隐瞒了石涛的真实身份，无须他人来启发“愚蒙”。因此，该诗的后半部分“翻然发愚蒙”、“识父自兹始”之句是不切实际的。笔者认为该诗的前半部分与石涛生前遭遇是非常吻合，但从“一为风木吟，白日凄漫漫”来看，石涛的确是思念父母到伤心痛绝的地步，哀激成诗。从石涛晚年承认自己是“非家非室冒瞿昙”来看，他有意杜撰虚拟情节，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掩盖他明宗室的身份，同时也反映出了他内心充满家国之痛的真实思想。

石涛为僧后，浪迹天涯，居无定所，经常饥肠辘辘，但他仍以“潦倒山僧遣兴奢”的乐观精神，坚持写诗作画，自强不息。1670年，石涛与师兄喝涛同至宣城，下榻金露庵后，首先去拜访梅清，彼此谈笑生风，倾盖如故。石涛当即写七律一首以赠之：

江左达者人共传，瞿山先生思渺然；
静把数编朝隐几，闲携卮酒夜移船。
已知词赋是逸赏，好使声名谢尘埃；
我欲期君种白莲，揽衣直出青霞上。

不久，梅清亦邀同孙静菴、蔡瑶及澹云和尚联袂回访石涛，梅清当即写五律一首：

逸兴偶然骤，相携问二涛；
草枯郊路近。水落石桥高。
啸自山林出，禅于画里逃；
山楼闲半日，真觉此生劳。

公元1674年，梅清五十二岁。石涛与师兄喝涛居敬亭山，梅清以诗怀之：

敬亭双松塔，兄弟一空门；
寒任空蓬壁，饥常断菜根。
莲花霜下吐，贝叶月中翻；
乐土原无著，何忧近塞垣？

该诗真实描写了石涛当时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即使在这种艰苦环境中，石涛兄弟二人仍坚持作画，在月下阅读经书，因此，梅清发出“乐土原无著，何忧近塞垣”的感慨，亦可见梅清与石涛之间契交至深的友谊。

石涛在宣城居住的十几年里，多次攀登黄山，以造化为师，沿途写生作画，同时加强传统绘画的学习，使自己在艺术创作思想与修养上有了进一步提高，绘画技艺逐渐走向成熟。笔者对他在这一时期的所创作的作品，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一）家国之痛，寄情于画。写《陶潜诗意图》册页十二开：

1. 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叹，发言各不领。2. 悠然见南山。3. 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4.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5. 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6. 带月荷锄去，不知竟何之。8. 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9. 连寸众乃奇。10.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11. 清晨闻叩于，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12. 东方有一士，被服二遇食，十年著一冠。^[03]

园隐逸诗为题材，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与遭遇。作为隐匿此在情感上得到了心灵的慰藉，在创作艺术上充

[03] 以上作品年代不详，传为石涛的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分表达了“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的诗句，反映石涛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的困境，心情极其复杂。

（二）抒发胸臆。写《唐人诗意图》册页八开：

绿树重阴盖四陵，青苔日厚自无尘。
科头箕踞长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王维与卢员外象过崖处士兴宗

林亭，今以周文矩瘦硬法得之。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清湘苦瓜老人济以张志和烟波子法仿其意。

床头看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李白《静夜思》，用关仝法写出。

《唐人诗意图之四》是所有册页中唯一没有题写诗文的深沉之作，款识为：清湘大涤子极。

我们现就此幅无诗文之作，简作解析：石涛在宣城写《唐人诗意图》时，已是三十而立之年。从画面来看，画中人士心情惆怅，凭栏远望，若有所思，这应为石涛抒怀之作。而在这幅无题之画中，画家究竟抒怀什么？根据《唐人诗意图》这一主题，并对照石涛在摘录诗句所作八幅画中，唯独没有提及杜甫这一现象，笔者对唐盛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进行了一番探讨，发现他的诗多为忧国忧民之作，对百姓的困难生活予以同情，并抒发了他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笔者认为，这幅无诗文画作，应与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其意相融洽。同时，也与石涛内心家国之痛的思想感情看似一致。石涛当时未能题写杜甫的《春望》诗句，其原因只能说明在清朝统治下，石涛的一言一行都十分谨慎入微，只得借无题的画面出现在人们视线面前，成为一幅“无声”之画，令人沉思。而所钤明宗室朱氏“若极”一印，表明了石涛内心不可磨灭的家国之痛。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维《九日忆山中兄弟》作，

余以范宽笔意写之，清湘济。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迴。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李白《望天门山》，吾以张僧

繇没骨法图此。清湘大涤子石涛写。

去国三巴远，登楼万里春。
伤心江上客，不是故乡人。

——卢僎《南楼望》，余用李宗成

破墨法图。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
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

——张说《送梁六自洞庭山》，大

涤子济今以李晋杰法写其旷远之思。

唐代王维以诗境作画，表达自己的感情，故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誉。石涛以唐人之诗，抒写自己思念故国之情，发于言表，如诗画中所题“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伤心江上客，不是故乡人”，“心随湖水共悠悠”等，道出了他的心声与家国之痛，同时分别以不同的传统技法，刻意作画，师法古人之意而不师其迹，写出自己的意境，堪称石涛创作中的精品。虽作品创作的年代不详，但笔者经考证认为这是石涛青壮年时代，寓居宣城时所作的经典传世之作。

（三）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写《黄山游踪图》册页六开：

一水孤蒲绿，半天云雨青。
扁舟去远浦，可遂打鱼情。

——苦瓜老人济。

新长龙孙过屋檐，晓云深处露风尖。
山中四月如十月，衣帽凭栏冷翠霏。

——清湘苦瓜老人入山采茶写于敬

亭之云齐阁下。

明明垂柳下，春水满山田。
农夫寒带雨，耕破一溪烟。

——石涛济。

树色凝深谷，人语落孤峰。
试问同游者，青山高几重。

——清湘瞎尊者游山写此。

何事柴桑翁，倚石觅新句。
松风飒然来，悠悠淡神处。

——清湘老人济。

种竹茅斋头，春深护新笋。
晨昏对此君，寒绿映衾枕，
我思王子猷。高意有谁领。

——清湘野人济。

石涛在宣城期间，多次前往黄山，一路跋涉而行，饱览山川景色，触景生情，抒发胸臆。他在游踪中，体会农夫、渔父、柴翁的生活，对自然景色观察入微。如对新笋有“新长龙孙过屋檐”的感慨；由竹笋的快速生长，他也联想到自己这时已属而立之年。石涛爱竹，对竹特别有感情，在他晚年所建的“大涤堂”内，自画竹枝于庭，题绝句曰：“未许轻栽种，凌云拔地根。试看雷震后，破壁长儿孙。”石涛友人李麟称“其诗奇峭惊人，有不可一世之概”。石涛在黄山游踪中，谓竹为“新长龙孙”，很可能是比喻他自己成人所受遭遇，有如身仍处深山寒境之中。“山中四月如十月”，是说四月间却没有春天的阳光和温暖，“衣帽凭栏冷翠霏”。



《陶潜诗意图》之二



《陶潜诗意图》之四



《陶潜诗意图》之六



《陶潜诗意图》之十



《陶潜诗意图》之十一



《陶潜诗意图》之十二

石涛居宣城期间，身处逆境，勤奋写生作画，可谓“苦读寒窗十载”。这段经历，使他能够接触大自然，深入生活，观察体会，感悟道理，达到胸中自有丘壑的程度，为后来在绘画理论上提出“搜尽奇峰打草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石涛结合自己的遭遇，通过绘画语言去反映现实生活，反映时代精神，总结性地提出了“笔墨当随时代”的思想观点，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石涛多次攀登黄山，“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从大自然中汲取创作灵感，在山水画创作上，反对“闭门造车”与“师古不化”。在他画的《黄山图》题跋中，明确批判“南北宗”停滞不前的艺术观点，从而可以体会到石涛的艺术理论，完全是从他创作实践中得来。

（四）石涛、梅清两人志同道合。

梅清与石涛为忘年之交的契友。石涛在宣城寓居的十几年里，时时得到梅清的支持与激励，他们多次同游黄山，切磋画艺，并与浙江一起共同创建“黄山画派”。当梅清看到石涛的《黄山图册》时，曾言：石涛和尚从黄山来曾写数册见示，中间唯五老峰最奇，予游黄山竟未与五老一面，意中每不能忘，握笔时仿佛得之。又云：喝石居，此亦石公粉本也，余亦未到，乃黄山别业，久不耐用细笔，又不甘心以老态自居，他日石公见之，得毋谓老瞿效颦耶。现摘录梅清写与石涛在黄山相见时的诗二首：

一

三十六峰下，高人飞锡来；
名山留位置，巨斧重徘徊。
梅树予初结，木莲花正开；
相逢成唱和，归骑莫频催。

二

老衲何年别，重求认旧颜；
真能成白首，果不负黄山。
大海供开眼，孤云伴闭关；
苦根与珠菜，采食异人间。

以上两首诗记载了梅清与石涛多年不见，偶遇黄山的重逢喜悦之情。同时，也表明了梅清在黄山看到云海奇观，在云雾缭绕的山中品尝到山珍野味的愉悦心情。

石涛到宣城的第二年^[01]，绘人物画长卷《十六罗汉应真图》，梅清为其题跋曰：“白描神手，首善龙眠，生平所见多膺本，非真本也，石公大士所制十六尊者，神采飞动，天趣纵横，笔痕墨迹，变化殆尽，自云此卷越岁始成，予尝供之案前，展玩数十遍，终不能尽其万一，真神物也。”据李麟《大涤子传》记载：“时又画一横卷，为十六尊者像，梅渊公称其可敌李伯时^[02]，镌‘前有龙眼济’之章赠之。此卷后为人窃去。忽忽不乐，口若啞者见三载云。”可见石涛对这卷画也是十分珍爱的。从此以后，石涛开始在画上钤“前有龙眼济”之印章。从“前有龙眼济”一印来看，石涛在宣城时期，是他创作最旺盛的时期。

梅清，字渊公，号瞿山，又号梅痴，生于明天启三年（1633年），宣城人。原本世家，为北宋大诗人梅尧臣后裔，明亡时梅清十一岁。梅清成年后，清朝实行“开科取士”。其通过乡试成为举人，由于屡试不第，打破了他的“宦梦”。他本想为百姓做些有益的事情，但又不甘心充当走卒，故洁身自好，屏迹稼园，躬耕南亩，

[01] 康熙六年，即公元1667年。

[02] 李公麟，字伯时。

不求闻达，过着陶渊明式的生活。梅清对清兵南下残杀义士的暴行十分愤慨，如他在《城南行》诗中所述：

步出城南门，遥望南山陲：
旧冢何累累？新冢何累累？
新冢间旧冢，累累不相夷：
旧冢会生杨，新冢会生蘂。
旧冢野狐眠，新冢哀猿歇：
不见猿踴躅，但闻声断绝。
春秋视旧冢，拜扫尚相依：
新冢才一年，妻儿何处啼？
借问新冢谁，四顾悲风咽：
惻惻劳我心，毋乃义士骨。

梅清为什么要写这类题材的诗呢？仔细分析诗中的语句，表面上是描述南象，而“新冢何累累”就有些蹊跷了。冢卜虽长成了树，显得荒凉，但春秋季节^[01]尚有人前来扫墓。而新冢上砍掉的树枝虽发出了新芽，却是“哀猿^[02]歇”的另一番景象，没有人敢来，但经常可以听到一些人的哭声。新墓才刚刚一年时间，却不知妻儿在何处啼泣，不由得使人联想到这些新冢，可能是当年清兵南下造成的后果。而志士们的亲属，为避株连之祸，却不敢前来凭吊。梅清以《城南行》诗作的形式表达他同情与惻隐之心，寄托了他的哀思，抒发他抑郁于胸中的愤懑。

笔者推测，石涛在宣城期间，经常前往梅清家“际谢楼”、“天延阁”雅集，吟诗作画，相互唱酬，其中不乏当地文化名流与明末遗民中的知识分子，如施遇山、孙静庵、蔡瑤、澹云和尚、戴本孝、汤燕生等。石涛是以和尚身份，与他们结识契交的，但从他们平日的举止言行，可以了解到这些人对明朝留恋的思想情绪。

梅清与石涛，无论在处世思想上，还是在诗画创作上，都有共同的认识，可谓志同道合，情深意笃。两人间的友谊一直持续到晚年。石涛离开宣城，由京返扬州之前，于1693年春仍与梅清相互赠诗作面：

半世游云客，思君历九秋：
黄尘空促步，白发渐临头。
倦矣怀商老，归兮袭子由。
薜萝春尽月，飘叶下扬州。

白描神手首善龍
眼生平所見多
本非真本也
石清大士所製十六
尊者神采飛動天
趣縱橫筆痕墨
跡空化殆盡自云
此卷閱歲始成予
嘗供之案前展玩
數十遍終不終盡
其萬一真神物也
碧山梅清敬識

《十六罗汉应真图》 梅清题跋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前有龙眼



前有龙眼济

[01] 清明与中元节。

[02] 哀猿以喻人。

——石涛《寄梅瞿山宣城天延阁》。^[03]

石涛在离开宣城时，梅清曾写诗送行兼致贺，诗曰：

何地堪投足，东西南北人。
风萍原不系，海鹤故难驯。
墨泼云千嶂，帆悬雨一春，
金陵楼定处，双锡是天亲。

——引自傅抱石《石涛上人年谱》

李麟《大涤子传》中说石涛“在敬亭住‘有五年，将行，先数日，洞开其寝室，授书橱钥于素相往来者，尽生平所蓄书画古玩器，任其取去。孤身至秦淮，养疾长干寺山上，危坐一龕，龕南向，自题曰‘壁立一一枝’。金陵日造焉，皆闭目拒之。”石涛在长干寺一枝阁接触的人，除佛教界祖庵、祖琳等外，大都是隐士，如诗人张南村^[04]及画家戴本孝等。

戴本孝（1621-1693），字务旂，号鹰阿，著名山水画家，比石涛长二十岁。其父戴重是明末“复社”成员，曾率兵在湖州与清兵血战失败后削发为僧。戴本孝秉承父志，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与遗民气节，以卖画为生，曾进行“反清复明”的活动，与石涛成为莫逆之交。1698年秋，晚年的石涛在长干楼曾绘《访戴鹰阿图》（见图025），并在画面左上题诗，以表明他与戴本孝的友情。

迢迢老翁昨出谷，夜深还向长干宿；
朝来杖策访高踪，入座开轩写林麓。
细雨霏霏远烟湿，墨痕落纸虬松秃；
君时住笔发大笑，我亦狂歌起相逐。
但放颠，得捧腹，太华五岳争飞瀑；
观者神注莫疑猜，暂时戴笠归去来。

——夏日访迢迢谷戴鹰阿于长干楼，

纵观作画，雨中戴笠而归。此诗昨于书中偶得之，令图中三者仿佛当时，因书其上。戊寅菊月清湘大涤子济。

石涛离开宣城敬亭山，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之夏，来到人文荟萃的六朝故都南京，孤身一人，居无定所，且体弱多病。后得到佛教界一些禅师的襄助，禅寄长干寺一枝阁，危坐一龕养疾，同时以书画之名，结交知遇。此时生活极为清苦，但仍意欲谋求更大发展。以下为其所作《长干一枝述怀诗》七首。

（一）

得少一枝足，半间无所藏；
孤云夜宿去，破被晚馀凉。
敢择余生计，难寻明日方；
山禽应笑我，犹是住山忙。

（二）

身既同云水，名山信有枝；
篱珠星护野，堂静月来期。

[03] 见《清湘书画卷》。

[04] 名忽，字僧持。

(三)

半榻悬空稳，孤铛就地支；
辛勤谢余事，或可息憨痴。

(四)

清趣初消受，寒宵月满园；
一贫从到骨，太寂敢招魂。
句冷辞烟火，肠枯断菜根；
何人知此意，欲叹且吞声。

(五)

楼阁峥嵘遍，衾神一草拳；
路穷形迹外，山近卧迹边。
松自何年折，篱从昨夜编；
放憨凭枕石，目极少乘禅。

(六)

倦容投茅补，枯延病后身；
文辞非所任，壁立是何人。
秋冷云中树，霜明砌外筠；
法堂尘不扫，无处觅疏亲。

(七)

门有秋高树，扶篱出草根；
老乌巢夹笋，头白岁添孙。
淮水东流止，钟山常槛蹲；
月明人静后，孤影历霜痕。

多少南朝寺，还留夜半钟；
晓风难启榻，寒月好扶筇。
梦来到金陵，寄居长干寺，
君能解禅悦，何地不高峰。

——庚申中闰八月初得长干一枝七

首，清湘石涛剂山僧又画。

1665年，石涛在金陵为器老作书画册，下有“大风堂珍玩”一印，现存四博物馆，其中所作《树中隐者》题诗跋如下：

千峰蹑尽树为家，头鬓蓬松薜萝遮；
问道山深何所见，鸟斫果落种梅花。

——枝下人济偶为器老道先生博笑，

乙亥。

石涛来到金陵，寄居长干寺，前后长达九年。南京曾是明朝的京都，先代遗迹随处可见。在九年禅寄生活中，触景生情更加引发他国破家亡的家国之痛同时也增强了他内心“反清复明”的思想意识，因此发出“君能